



七劍下天山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下



朝華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羽生
作品集

04

七
劍
下
天
山



梁羽生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剑下天山/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6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189-0

I. ①七…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3188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5号、19-2012-064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 十 九 回	生死两难忘 半世浮萍随逝水 恩仇终解脱 一宵冷雨丧名花	 349
第 二 十 回	有意护仙花 枯洞窟中藏异士 无心防骗子 喇嘛寺内失奇书	 371
第二十一回	情孽难消 独上天山拜魔女 尘缘未断 横穿瀚海觅伊人	 387
第二十二回	边塞逃亡 荒漠奇缘逢女侠 草原恶战 武林绝学骇群雄	 403
第二十三回	诡计多端 毒酒甜言求秘笈 艰难几度 痴情密意获芳心	 413
第二十四回	漠外擒凶 石窟绝招诛怪物 草原较技 天山神剑伏奇人	 435
第二十五回	牧野飞霜 碧血金戈千古恨 冰河洗剑 青蓑铁马一生愁	 447
第二十六回	品茗谈心 喜有良朋消永夜 因词寄意 永留知己在人间	 471

第二十七回	矢志复仇 师门留恨	易兰珠虔心练剑 武琼瑶有意试招	 487
第二十八回	心愿难偿 情怀依旧	一纸断肠愁绝塞 十年幽梦禁迷宫	 503
第二十九回	无限深情 绝招雪恨	舍己为人甘替死 闯关破敌勇除奸	 515
第三十回	生死茫茫 恩仇了了	侠骨柔情埋瀚海 英雄儿女隐天山	 535

塞外奇侠传

一	师兄弟沙漠奇逢	 549
二	劫后忽逢奇女子	 554
三	仇人的女儿	 561
四	女侠飞红巾	 566
五	古堡夜战	 571

六	女侠与叛徒	578
七	歌手的死亡旅程	583
八	草原夜祭	588
九	比武定盟	593
十	内心的骄傲	598
十一	幽谷战双凶	605
十二	黑泉水之谜	610
十三	爱恨难分还孽债	615
十四	草原心盟	620
十五	恶毒的诬蔑	627
十六	多铎说亲	632
十七	生离死别	637
十八	麦盖提和曼铃娜	644

十九	猜疑	649
二〇	活捉楚昭南	653
二一	不速之客	660
二二	负气出奔	664
二三	孕育着新的生命	668
二四	一个女孩子的诞生	672
二五	天龙剑阵	678
二六	独臂丐侠	682
二七	白发魔女	686
二八	杭州大婚	690

第十九回 生死两难忘 半世浮萍随逝水 恩仇终解脱 一宵冷雨丧名花

鲜血像喷泉一样飞溅出来，纳兰王妃颓然倒在地上，一事情蓦地兜上心头，在这心脏即将停止跳动的时刻，她拼着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明天！明天黄昏时分……他们要押宝珠，押宝珠……到……到刑部大堂会审。”说完之后，两眼一翻，就此一瞑不视。

飞红巾握着那柄短剑，呆呆地站在王妃尸旁，忽然窗外一声狞笑，飞红巾短剑当胸一立，旋过身来，只见三个夜行人早已破窗而入。月光下看得分明，头一个长须如银，身材瘦小，两旁跟着两个约摸四五十岁的汉子，一进来见着满地鲜血，齐声惊叫，那白须老者喝道：“哼，好大胆的女贼，胆敢伤害王妃！”

飞红巾满腔郁怒正自无处发泄，拔身一耸，短剑飞处，一缕血红的光泽，径向老人刺去，那老人袍袖一拂，嗤的一声，给刺穿了一个大洞，但飞红巾的剑锋也给拂得歪过一边。飞红巾手底狠辣异常，左掌随着剑锋刺出之势，倏然劈出，那老者咦了一声，反手一推，飞红巾只觉一股大力袭来，趁势向前一冲，两条汉子刀剑齐下，飞红巾短剑横里一拖，只听得碎金切玉之声，铿锵不绝。飞红巾疾如闪电，穿出窗户，自六层楼飞跃下地，刷刷两剑，又刺伤了两名王府卫士，正要逃走，忽听得“呼”的一声，那白须老者亦已跳了下来，手执双剑，拦住她的去路。说时迟，那时快，那两条汉子亦已跃下，和王府的卫士散在四面，遥遥采取包围之势，但却并不上前。白须老人睥睨作态，傲然说道：“你赢得我手中双剑，

我就放你过去。”

飞红巾几曾受过如此轻视，长鞭“呼”的一声横扫出去，俨似灵蛇，闪动不定。白须老者喝声：“好！”一个盘旋，抢到飞红巾侧翼，右手剑“金雕展翅”，往外疾展，冷森森的剑锋猛削敌人肩臂。飞红巾身法快极，一鞭发出，方位立变，反手一剑，应招发招，只听得当的一声，双方都退出几步。飞红巾只觉虎口发热，暗暗心惊，那老者的剑刃给斩了一道缺口，也是“咦”的一声，叫了出来！

两人再度交锋，大家都不敢轻敌。飞红巾展出师门绝技，左鞭右剑，攻守相连。长鞭起处如龙蛇疾舞，短剑盘旋如鹰鹤回翔，招数变化繁复，攻守难以捉摸。那老者在剑光鞭影中兀然不惧，两柄长剑，霍霍展开，竟似隐隐带有风雷之声！而且更怪的是：他左手剑和右手剑的路数全然不同，像飞红巾一样，招数也是变化繁复之极，两人霎忽之间，已斗了三五十招，那老者忽地跳出圈子，喝道：“你是不是天山老妖婆的徒弟？”飞红巾大怒，刷、刷、刷，三鞭连环猛扫，斥道：“你敢骂我师父！”这时她亦已知道这老者的身份了。

这白须老者辈分极高，他是长白山派开山祖师，独创“风雷剑法”的齐真君，门下弟子很多，多铎的师叔纽祜卢和十八年前刀伤凌未风的邱东洛，都是他的弟子。五十年前他到回疆云游，那时他三十岁未到，风雷剑法刚刚练成，心高气傲，独上天山去找晦明禅师，晦明禅师念他不远万里而来，现身相见。和他在天山绝顶论剑，晦明禅师最喜有虔心毅力的后辈，起初对他非常之好，称赞他道：“你年纪轻轻，有此成就，实在难得。你的剑法，虽有缺点，在关外想也无人能敌了！”当时齐真君如果机灵的话，谦虚求教，甚或立即拜师，晦明都会应允。不料齐真君竟不肯以后辈自居，却要和晦明禅师比试。晦明禅师微微一笑，说道：“我封剑多年，剑法早已生疏，不是你的对手。我刚才所说，只是姑妄言之，你不必放在心上。”说罢身形一晃，霎忽不见踪迹。齐真君虽然惊奇于晦明禅师的绝顶轻功，但还以为他的剑法的确不如自己，沾沾自喜，也就不再去找晦明禅师，径自在天山漫游。

天山横亘三千多里，晦明禅师住在天山北峰，天山南面高峰，却另外住有一个奇人，踪迹比晦明禅师还要诡秘，是个白发满头但却容颜美艳的女子，人称“白发魔女”。据说曾经做过强盗头子，为了情场失意，一夜白头，这才绝迹江湖，隐居塞外的。

齐真君只知有一个晦明禅师，却不知有一个白发魔女，他自北高峰来到南高峰，弹剑长啸，意气甚豪，在峰顶练了一回剑法，高声叹道：“可惜世间没有人能和我平手过招！”他还真以为自己的剑法独步天下，为找不到对手而感到没趣。不料话声方了，一阵冷笑已传到耳边。

凭齐真君那么高的武功，竟然不知道白发魔女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这一惊非同小可，双剑急忙挽个剑花，一剑护胸，一剑应敌，喝道：“哪里来的妖妇，为何冷笑？”白发魔女满脸鄙夷之色，说道：“凭你这点不成样的玩意，居然敢在这里使剑？”齐真君气得面色发青，双剑一抖，说道：“你这么说，想来剑法高明极了，好吧，咱们就来比划比划！”白发魔女冷笑一声，随手折下一根树枝，迎风一荡，瞧了齐真君一眼，又解下一条腰带，哼了一声，说道：“我虽然不行，可还用不着拔剑来教训你！”齐真君大怒，反手一剑，疾如闪电，喝道：“好吧，你就用树枝来挡吧！”白发魔女一个闪身，“盘龙绕步”，树枝拂处，竟然带起风声，连枝带叶，向齐真君手腕划到。她只用一条腰带和一枝树枝，不过三十来招，就破了齐真君独创的风雷剑法，把他逐下天山。

白发魔女就是飞红巾后来的师父，因此齐真君一见飞红巾左鞭右剑的招数，便猜出她是白发魔女的门下。

齐真君自吃白发魔女的大亏后，回转长白山中苦练剑法，果然成了关外剑术的大师，清兵入关，也曾请他相助，可是那时他自问还不是白发魔女的对手，不愿入关。直到邱东洛在云南抚仙湖被凌未风割了一只耳朵之后，回到长白山哭诉，他屈指一算，距离天山受挫，霎忽已近五十年，他想晦明禅师和白发魔女，一定早已逝世，又听说凌未风是晦明禅师的弟子，以天山剑法，压得关外武师闻风胆落，不禁撩起雄心。这时他虽然已是年近八旬，但功力深厚，精神健铄还似壮年，于是仗剑出山，在五十年后重来中土。

他一到北京，恰巧在凌未风大闹天牢之后。他进宫叩见皇帝，皇帝大喜，便叫他带两个徒弟，到王妃府中侦察“女贼”踪迹。原来皇帝因冒浣莲尽知他的隐秘，最为忌憚，把她当成心头之刺，非拔去不能安枕。他带来了两个徒弟，来到王府，无巧不巧，一到王府就碰上飞红巾。

齐真君一生最恨白发魔女，这回碰到她的徒弟，立心先把她祭剑。他的风雷剑法经过五十年苦练，确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齐真君双剑展开，呼呼风响，浑身上下，一片清光，果然威力惊人！但飞红巾是白发魔女的传人，长鞭短剑，左攻右拒，右攻左拒，也是配合得妙到毫巅！齐真君最初自恃五十年功力，以为对付一个小辈，还不是手到擒来？心高气傲，迭走险招，不料飞红巾招数狠辣之极，门户又封得极严，斗了半个时辰，非但讨不了半点便宜，而且有好几次过于急躁，还几乎给飞红巾的长鞭扫中，这才暗暗吃惊，心想：“自己苦练风雷剑法，原是想找白发魔女报仇的，如果连她的徒弟都斗不过，那五十年心血，岂不是白花？”

其实齐真君不知道，飞红巾比他更感吃力，她招数虽然精奇，功力到底稍逊，用尽全力，才能打个平手，而且每次兵刃相交，自己都感到一股潜力，似铁锤挟风，当胸压下。飞红巾运气凝神，拼命支撑，又拆了二三十招。齐真君这时也已看出飞红巾武艺虽高，功力究竟比不上他。风雷剑法一变，不求急攻，把内力都运到剑上，剑风荡处，连四面枝叶都簌簌作响！这回轮到飞红巾急躁了，她想强敌当前，卫土环伺，若不急求脱身，只怕英名难保。当下使出险招，一招“玉带围腰”，迫得齐真君飞身跃避。他凌空击刺，避招进招，剑法极为凌厉。但飞红巾比他更为悍猛，脚踏原地，左肩晃处，转过身形，用力一抖，左手那条长鞭，竟笔直地竖起来，直向齐真君“丹田穴”扎去，鞭剑相交，夜空中霎的火花飞溅，两人都向后面倒翻出去！齐真君功力虽比飞红巾为高，但高得也是有限，他身子悬空，不比平地易于使力，此消彼长，功力恰恰拉平，鞭剑相交，两人都给对方的潜力震了出去。

飞红巾趁势一个倒翻，以“细胸巧翻云”的轻功绝技，翻出六七丈外，长鞭在半空中反手打出，两名卫士，兵刃方扬，已给长

鞭卷着，飞红巾脚尖着地，力贯鞭梢，两般兵刃，都给她卷去！

飞红巾一声长啸，叫道：“你姑奶奶少陪了！”正想硬闯，忽然一条大汉，迎面扑来。左刀右剑，当头剁下，喝道：“你想走，那可不成！”飞红巾一剑扫去，那人刷地跳开，刀抢中盘，剑走偏锋，居然也是风雷剑的招数，不过把双剑改为刀剑罢了，这人是齐真君的得意弟子邱东洛。邱东洛的武功虽比飞红巾弱许多，可是十招八招还挡得住，就在这一瞬间，齐真君又已赶上来了！

齐真君赶来，叫道：“东洛，退下！”双剑呼地卷来，又把飞红巾围住！他刚才给飞红巾长鞭震退，在众目睽睽之下，气得满面通红！这番再度扑来，出手更见辛辣，飞红巾知道闯不出去，也横了心肠拼死相斗，只见剑光鞭影，飞沙走石，端的惊险万分，激烈异常！

又过一阵，飞红巾汗湿衣裳，她到底是个女流，气力渐渐不继，正想施展师门的“神魔夺命”绝招，和敌人同归于尽。忽然听得有人喊道：“韩大哥，你去拔那老贼的须，我要追债！”飞红巾一听大喜，只见附近一棵大树之上，似飞鸟般地落下三条黑影。为首的是韩志邦，当中的是凌未风，而押后的一个黄衫少年，她就不认得了。

韩志邦旋风般地扑入战围，步子歪歪斜斜，齐真君呼的一剑扫去，以为定可把敌人拦腰两截，哪料竟掬个空，韩志邦身法怪极，也不知是怎么给他避过的。齐真君怔得一怔，韩志邦已抢攻了两招怪招，齐真君见所未见，要想回剑拦截，又给飞红巾绊着，噼啪连声，左右两颊，都中了一掌，齐真君左肘一撞，没有撞中，下巴一阵剧痛，雪白的须子，竟然真的给敌人拔去一络！这时凌未风正在和那个左手抡刀右手使剑的人相斗，眼角仍吊着韩志邦，叫道：“行了，快退！”韩志邦意犹未尽，“啪”的一掌，又击中了齐真君背心，不料这一击如中钢板，震得手板倒立，虎口流血。仗着身法怪异，急忙退出圈子，飞红巾虚晃一剑，立即转身掩护，齐真君虽然气愤异常，却是不敢追赶！

韩志邦在那石窟学到几乎怪招，得凌未风所教，出敌不意地欺身进击，果然把齐真君的须子拔了下来。他不知厉害，还想贪功，

再击齐真君一掌，却反给震痛了手掌，疾忙退出。要知韩志邦的功力与齐真君相差很远，全仗开首那几下怪招与飞红巾牵制之力，才能成功，如何可以久战下去？但齐真君却不知个中奥妙，给韩志邦打了两个耳光，又给他拔了须子，这一场羞辱，比吃白发魔女的亏，更重更大。只道韩志邦比飞红巾还要厉害，自是难免胆怯了。

韩志邦与飞红巾一退出来，桂仲明立即赶上接应，他的那口腾蛟宝剑，舞将起来，宛如一道银虹，霎忽之间，削断了十几个卫士的兵刃。

桂仲明叫道：“凌大侠，我们闯出去吧！”凌未风应道：“待我讨了欠债，马上就来。”他在树上纵下来时，已认定了邱东洛，一展青钢剑，就把他钉着，只是当时为了关心韩志邦，所以未发出辣招，此际，韩志邦与飞红巾都已脱险，他还有什么顾忌？

凌未风一声长笑，青钢剑霍地进招，急如电火，邱东洛左臂酸麻，手中刀飞上半空，右剑一格，给凌未风反手一绞，剑又脱手飞去。邱东洛拔步便跑，哪里还跑得了。凌未风左臂一探，抓着他的后心，像抓小鸡似的提将起来，滴溜溜地打了个转，手臂一弯，将他的头扭转过来，举剑在他的面门一划，吓了他半死，只觉一片沁凉，凌未风已是把他的右边的耳朵割了下来，大笑说：“本息付清，饶你不死！”单掌往外一登，将邱东洛抛出三丈开外。

齐真君气红了眼，眼看着三个“叛贼”就要硬闯出去，袍袖一抖，翩如大鸟腾空，落在桂仲明与凌未风之间，双剑向凌未风劈去。这时飞红巾与韩志邦跑在前头，凌未风最后。齐真君最惧韩志邦，对凌未风却并未放在眼内。

齐真君认不得凌未风，凌未风却认得齐真君，冷笑说道：“你这老贼还有几把须子？”只一晃身，青钢剑疾如闪电般地向两剑交剪的隙缝中刺进，齐真君大吃一惊，向后一仰，左剑一拨，避开这剑，凌未风跨前一步，毫不放松，剑招改为“铁锁横舟”，向左一封，趁着齐真君避招后仰，重心不稳之际，青钢剑疾地挥去，叮当一声，把齐真君右手长剑荡开。剑招三变，疾发疾收，齐真君一念轻敌，几乎丧命在凌未风剑锋之下！

但齐真君是一派宗师，五十年功力，非同小可，临危不乱，奋

力一振，力透剑尖，身子风车般向左一旋，双剑未收，微一点地，竟然反弹起来，右剑擦着凌未风剑身，趁势引开，解了险招，左剑上撩，刺向凌未风持剑的手腕。凌未风也不禁心头一凛，飞身自齐真君左侧掠过，“神龙掉尾”，回手一剑，朝齐真君的太阳穴疾刺，齐真君霍地翻身，横剑一劈，只听得一阵金刃交鸣之声，火星四溅，两人都给震退几步，手中的剑都给对方砍了一个缺口！凌未风这招试出：齐真君的功力和自己竟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心想：“要制服这老头儿，可不是三五十招的事。”懒得与他纠缠，喝道：“念你一把年纪，饶你回去养老吧！”青钢剑左右疾挥，剑招发处，直如风翻云涌，王府的卫士们哪里拦截得住？霎忽之间，已给他和桂仲明会合一处。

齐真君苦练了五十年，自以为可以称霸天下，不料一出手就连连吃亏，与飞红巾打成平手，给韩志邦打了耳光，遇凌未风更几乎丧命！而这三个人还都是自己的小辈。凌未风看来更只是三十岁多点，也不知他的剑法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此神妙，见面四招，招招狠辣！不由得一片雄心都冷了下来，哪里还敢追赶？

齐真君的另一个徒弟柳西岩，手使一根花枪，给桂仲明的宝剑斩去半截，大腿又给飞红巾的长鞭扫去一大片皮肉，拿着半截枪杆，作拐杖用，邱东洛失去两只耳朵，满面流血，看着师弟，一拐一拐地走到齐真君面前，哭请师父报仇。邱东洛道：“那千杀的就是凌未风！”齐真君面色大变，习惯地捋捋须子，一摸之下，才醒起一大络须子已给拔去，看着两个徒弟的糟样子，想着自己也是一样的狼狈，又羞又怒又是心惊，记起五十年前晦明禅师的话，暗道：“怪不得他说自己的剑法有缺点，果然连他关门的徒弟，剑术都在自己之上。”面上无光，一言不发，径自去找楚昭南。

再说韩志邦等一行人回至西山，飞红巾颓然坐下，叹道：“王妃死了，这女娃子也完了！”凌未风黯然问道：“王妃怎么死的？”飞红巾把当时的情形说了，凌未风也禁不着泪咽心酸。大家默坐无言，良久，良久，飞红巾忽然跳起来道：“我几乎忘了她临死留下了一句话！”凌未风急忙问道：“什么话？”飞红巾道：“她说明天黄昏时分，他们要解易兰珠到刑部大堂会审。”凌未风道：“你的

意思是：我们中途拦劫？”飞红巾点点头道：“也只好这样了！”

凌未风沉思有顷，抬头说道：“恐怕不行，他们在把‘钦犯’解出之前，天牢通刑部的街道，一定早已戒严，说不定还有御林军防守，我们怎能聚集？纵使我们恃着武功，硬闯进去，也只是打草惊蛇，到杀散御林军时，易兰珠早被押回天牢了。”飞红巾怒道：“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她被凌迟处死不成？有什么危难也得试它一试！”凌未风道：“谁说不救她了？我只是盘算一条安全之策。”过了半晌，双目闪闪放光，对韩志邦一揖到地，说道：“看来这事只有韩大哥能帮我忙！”韩志邦慌忙避开，还了一揖，说道：“凌大侠你可别调侃我了。我的本领在你两人之下，你们都救不了，我怎么成？”凌未风笑道：“救人可并不全是讲真刀真枪的，何况韩大哥的本领也高得很呀！那老头儿的须子不是也给你拔了么？”当下一手拉韩志邦，一手拉飞红巾，飘然出屋，在夜林中漫步，把所盘算的计策详细说了，问道：“韩大哥，你看成不成？这可全要看你和他们的交情。”韩志邦点点头道：“别样我不敢说，他们可对我像自己人一样，对你也很感激！”飞红巾忽然抢着说道：“如果救出来了，那女娃子可是我的，你不许和我争！”凌未风随口笑着答应：“我和你争干吗？你若把她收做女儿，我更恭喜。”三人商议完了，各自分头布置。

再说易兰珠在母亲去后，心如死灰，这一日也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狱卒把牢门打开，把她双眼用厚布蒙上，接着听到好多人的脚步声，有人把自己推到一辆车上。

车辚辚，马萧萧，易兰珠被蒙着双眼，缚在车中，经了一个多月的折磨，受了一次心灵的重创，她的肉体和精神都支持不住了。她的身子随着车辆的颠簸起伏不休，肠胃非常不好受，一口苦水呕了出来。旁边的人冷冷笑道：“吃到苦头了吧，你的父亲作孽，你替他还债，活该！”易兰珠身子本来已非常虚弱，这时忽然挺起腰来，骂道：“楚昭南你这奸贼，你配提起我的父亲吗？他虽死了比你活着还要强一万倍！”楚昭南又冷笑道：“乖侄女，你应放软一点，你还要你的叔叔替你收尸呢！”易兰珠斥道：“不要脸，你是谁的叔叔？你这满洲鞑子的走狗！”楚昭南正想用刻毒的话折磨

她，忽然前面的车辆骤然停下，楚昭南揭开车盖一瞧，只见前面来了两辆大车，吆喝着让道。楚昭南大为奇怪，问道：“什么人，为什么让他闯道？”

楚昭南和齐真君奉命带着廿四名大内高手，分乘六辆大车，把易兰珠从天牢押到刑部，不出凌未风所料，他们前一晚已布置了两千名御林军，守着经过的街道，任何人都不许通过。他们大清早就从天牢出发，满以为有了这样严密的防备，绝对不会出事。

车顶上的卫士答道：“是西藏活佛读节的车仗。”楚昭南哦了一声，心想：“我道是谁，原来这班宝贝！”西藏活佛的特使，在京师里甚受优礼，好像对待外国使者一样。戒严令只能施用于一般官民，活佛使节的车仗，御林军可不敢拦阻！

楚昭南目力极好，遥遥看见前面车仗上站着十多个喇嘛，其中两人相貌颇熟，一人记得是以前随张天蒙护送舍利子的喇嘛，这还罢了，另一人虽穿着大红僧袍，神态举止却与一般喇嘛有别。楚昭南看了两眼，猛地醒起这人就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韩志邦，大吃一惊，正想揭破，忽然前面已有人叫道：“这些人是假冒的！”霎时间，那两辆大车，跳出了许多人，暗器乱飞，刀剑齐举，像一群疯虎似的，混杀过来。楚昭南奉命专守女犯，恐怕有失，不敢离开。

车里跳出来的那群人正是凌未风他们，他们是假冒的，可是活佛使节的车仗和车前面的七八个喇嘛却是真的。原来韩志邦给西藏喇嘛抢回舍利子，他们把他迎入西藏，待如上宾。这次同在京师，韩志邦偕凌未风去找红衣喇嘛商借关文车仗，红衣喇嘛好生为难。凌未风道：“事败之后，你当是我们偷去的好了。皇宫里的朱果金符我们都有本领偷，何况这些关文车仗？皇上见过我们的手段，他一定会相信的！”红衣喇嘛一想：韩志邦是西藏僧众的恩人，凌未风是自己的恩人（在五台山谷时，凌未风曾救过他。见本书第一回），虽然有点冒险，可也不能不借！

凌未风等借了活佛使节的车仗，由宗达完真带领七八个喇嘛当头，算准时间，果然闯进了戒严地带，拦截了押解易兰珠的囚车，立刻引起一场混战。

凌未风为谋一击成功，将躲在石镖头家中的一众英雄都带了出

来，桂仲明、冒浣莲、张华昭、通明和尚等人，个个都有惊人的技艺，但清廷这面有齐真君率领廿四名大内高手挡着，声势也自不弱。

楚昭南屡经大敌，镇定如常，按剑守在易兰珠身边，心想：“只要齐真君挡得住凌未风，其他的人来抢我都不怕，而且，若万一敌不住时，易兰珠在我手中，他们也须投鼠忌器！”

楚昭南屏息以待，只见前面刀光剑影，打得十分激烈，凌未风虽已现身，但一时却攻不过来。楚昭南暗自心喜，正自盘算把囚车驾回天牢。忽然间，突见前面飞起一条人影，迅逾飞鸟，左面一兜，右面一绕，霎忽向东，霎忽向西，齐真君、成天挺这两个最高的好手，正和凌未风、桂仲明缠斗，无法抽身，其他的大内高手，竟自拦截不住，给她展开轻灵迅捷的身法，霎忽就冲了过来。

楚昭南吃了一惊，定睛看时，那条人影已扑上车顶，鞭风呼呼，两名卫士应声倒地，这人正是廿多年前威震塞外的飞红巾。

楚昭南对飞红巾本自有些心怯，这时也顾不得了，手中剑一提一翻，青光闪处，“樵夫问路”，刷的一剑，直突飞红巾华盖穴扎去，飞红巾肩头一晃，长鞭短剑，左右一分，鞭卷青锋，剑刺肋下，两般兵器，两种攻法，一派进手招数，凌厉之极。楚昭南手中剑一抽，顺着鞭势，向上一拖，把长鞭引开，倏地横身，左手捏着剑诀向外一推，右手剑向下一沉，往外一展，上刺小腹，下斩双腿，霎忽之间，连使出了三招极厉害的招数，从“引虎归山”化为“金雕展翅”，招数尚未使完，又再变为“移星摘斗”，化守为攻，剑如抽丝，绵绵不绝。

飞红巾运绝顶轻功，和他一样，同时运用三种身法，避招进招，短剑斜飞，长鞭横扫，一步也不退让！

两人招数都是快速之极，电光石火之间，就拆了十多招。论武艺，两人正是半斤八两，谁也胜不了谁。论气力，却还是楚昭南更能持久。飞红巾已瞥见易兰珠被缚在车中，却是无法将楚昭南打退，而两面已有几名卫士，扑回援助，又急又恼，蓦地一声长啸，喝道：“楚昭南，你敢拦我！”奋臂一抖，长鞭自左向右，扫了个圆圈，身形猛地一纵，不顾性命地硬冲过去。楚昭南绝料不到她如